

溫州府 烟 莊 記

大師鐵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喬孫

郁離子 十八篇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馱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

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闕方貢曰馬

與產也真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豈

愈明都爰在也老童也其菘之何戚之矣且則依青雲

東蓄心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世

事輒也若歎制小子焉知予哉戚之半又以古



誠意

事神後世

求諸心誠不以

之鳴必有矣矣

守又以冷之

之枝之弗鳴則

於青雲激

空穴而殷巖峴松杉柏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  
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鷲  
讒之於王母之使曰是誰而奇其音不祥使鴟日逐之進幽  
旻焉離委羽於海濱鷓鴣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  
內吾子之不為幽旻而為誰也我知之矣郁離子憂獺麋進  
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也吾憂夫  
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虺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鏃而含鋒鏑者孰不有所  
俟今弗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臾曰昔者太冥主  
不周河洩於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  
冥怒以為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  
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  
皆水裂土隕於淵沮焉太冥逃客死於崑崙之墟其臣皆亡  
康回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感之次且謂郁離子曰  
子何為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為其然也  
郁離子仰者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衰也

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涕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  
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  
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  
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瘳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  
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  
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  
蟄之士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  
天匪鱸匪鮪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  
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  
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

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  
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藥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  
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  
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  
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  
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  
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  
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  
云乎哉言語不爭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巫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爲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尋牛室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僑感其言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山不知所終

王曰嗚呼邪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醮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耳

柳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則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

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於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嗛於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黷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籠而矜客至則群

牙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攬腐以食  
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鳥群  
覘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諱於宮王使射之鴟死鳥乃呀而啄  
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  
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  
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  
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於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  
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  
駿死馬之良驚莫能悉然後以雍區焉故與之北土純色者

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爲中乘居內廐以備乘  
輿之闕戎事用之與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駮  
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於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廐旣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  
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  
弗拯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於王而召散馬之士曰戎  
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  
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  
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  
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於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  
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賈  
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買者之欲  
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賈請  
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兼取者趨稍緩再莽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  
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  
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  
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  
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  
仕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  
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  
白於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  
兩廡既圯次及於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藥具饗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  
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日子之饜餽矣弗可  
食矣其三日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  
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  
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  
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關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闔者曰瓠里  
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  
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  
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

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船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  
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船也  
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  
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  
皇帝畱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於沙丘今  
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船而得葦筏也旣而果不  
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  
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  
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屢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於樸藪鵲集而噪之鵲鵲聞之亦集而噪鵲鵲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鵲鵲鵲無以對鵲鵲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處窠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

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聞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聞之者亦不  
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米然一  
且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  
散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  
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  
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  
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敢逆  
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其自來而塞之

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乃不省其闕  
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  
殄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  
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  
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賊孰甚焉平原君懲然而寤起再  
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  
者於是趨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焯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焯火出也而  
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  
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

出烟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烟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  
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  
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  
不如姑仍之則薨楸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  
摧之將歸咎於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問其蠹腐  
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取椽以爲楹不斲柱以爲椽其  
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栴松栝杉楮柞檀無所不收  
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杙爲栴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  
椽短者爲悅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問之大木竭  
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枏櫨剪爲  
檟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爲  
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  
而儼禱於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  
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狼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  
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爲泥枯骨存焉是爲髑髏髑髏之  
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  
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

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闕伯之虛獵人  
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鬪懷者九尾之狐死聚群狐而焚  
之沮三百仞三年而梟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  
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  
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  
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  
蜒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彌  
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爲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照物取而寘諸

燭下則黜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  
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魏制虎魏  
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  
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况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  
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  
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  
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  
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  
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

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  
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  
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  
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  
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  
今人談仁義以口問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  
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爲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哀  
哉

齊潛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

侯以求爲帝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  
成哉臣竊悲其爲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  
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  
天下之獸見之咸警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  
皮蒙之出於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於其田乃使  
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撻諸衢田者呼豕逸於莽遇象虎而  
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爲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  
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也真虎且不  
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蹶而死今齊實  
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駮乎明年望諸君

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爲淖齒所殺

蟾蜍游於泱泱之澤蚶蚶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鼃醜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於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蚶蚶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泱泱之中一口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於沈溲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鼃醜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鹽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胸膈然鼃醜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予蟾蜍蹙額而哈曰嗚呼子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掎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掎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三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

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於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局鐫發矣桂樹之輪囷詰樛與枏櫨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吻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於能言蝴蝶獲於善鳴樗以惡而免割瓢以苦而不烹何其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而蟻口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埴瘵如也一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於火所未至已而俱蕪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埵有鶴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鶴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有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埵沒而雨不止水且及於墓門之表鶴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隣人之垣



隣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墜於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啞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汚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於江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濱督善水者絕以俟人至卽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

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瞳目眦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參龍先生采藥於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參龍先生拱而立項之老父仰而嘘俯而凝其神玉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參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晷晡日精宅厚坤以爲家澡沆瀣之流漿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

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皤皤熙熙  
躋於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萸而紫蕤  
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蔥萋萋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  
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  
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穠饒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  
朮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干寢興  
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响嘯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  
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  
其馨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  
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滯扶陽抑陰斂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旄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  
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痼毒熱一  
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  
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皆陽而生入口口  
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  
流爲瘡癢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  
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  
者所誤參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櫛櫛而無所容幽樛於灌  
莽之中翳朽籜而不見太陽不已疴乎吾榦竦穹崖梢拂九

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鷓鴣雛翠鸞  
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  
聲絢爲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  
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梁言旣棘倚風  
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梅之招麗服飾  
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於時  
泰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爲明堂之棟梁而剪爲  
黃腸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  
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  
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螫父爲司馬熊螫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  
吾將以爲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螫父氏不遇遇  
其僕於達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  
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  
客喜侑主人以文跌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  
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  
退

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  
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於太陽右目取水於

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於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  
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  
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  
獠與魁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群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  
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  
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  
橛鞞之鞞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  
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妓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  
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

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愧而嗟攝而搔之涅去而  
跡在其心媻媻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  
其妻美而額曆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  
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  
谷之木生於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  
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  
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粟喜而歸曰  
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  
其歛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爲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  
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  
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  
代之豬荆之玉响嚶之沙禹同青嶺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  
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盤無罔之珣珎合汞鉛  
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  
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  
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俄人而哀之俄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吾已不食七日矣俄者呼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  
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蔡龍先生謂石  
羊子曰往子泝於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浴又十日  
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惑而泣子晞之曰天有風主爲子汝乎  
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  
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  
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  
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蠶請問  
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爲蜂  
之宮不罅不腐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甌有鄉

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墻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蟊蠹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汗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詭脆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蝻罔其房而不知螻螿鑽其室而不禁鷓鴣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憇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筭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爲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於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袖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觶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觶觶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觶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觶農官弗能禁邴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廐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邴君爲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於榮澤滅懿公

鬻彫問於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鬻彫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爲盜鬻彫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蠶蜮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於民民瘵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於江之源擒蠶蜮殺之相回聞蠶蜮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爲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天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化爲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同也民不甘餒肉於蠶蜮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於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刑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誦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蠱



誦意作文集  
蠹食木木盡則蠹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做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做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暉激江使言於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土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爲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爲恩乎景暉

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憇憇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 瞽聵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

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况於自  
瞽自矜乎瞽且矜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  
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  
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  
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  
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諂與欺  
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  
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於慕效之相承  
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  
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  
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滯不生苟知諂與欺  
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  
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僕難未與也大夫  
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  
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  
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  
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  
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

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聞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  
不見僕之不可無驟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  
宛丘之人皆技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爲笑且  
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  
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  
於朝狂而揚遂以楚爲果不如宋而先爲其言者亦惑焉於  
是謀伐楚大夫華孳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雙牛之於  
過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勝不  
足以直一取其可以圖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於潁上王

益逞華孳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  
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國乎  
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甚至矣王怒華孳出奔齊  
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  
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於青渚禹  
疆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  
鼈曰吾笑爾之躊躇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躊躇不猶爾  
之踣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  
故踣之則羸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

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  
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卽且與蜚過於幢蜚褻首而逝卽且追之躡旋焉繞之蜚迷  
其所如則呀以待卽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尻食其  
心齧其腎出其尻蜚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燧見蜺蚺欲取之  
蜺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卽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  
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蜚蜚噬木則木  
斃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尻食其心齧鮮  
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膏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  
之蜺蚺乎跋其足而凌之蛄蚺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  
俟之卽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臆臆而臥爲蠃所  
食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  
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  
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  
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  
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旣衆  
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  
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餓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  
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

窮矣

蒙人衣後狔之皮以適曠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己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於河中流而溺水滿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安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仙其左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糴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嘍嘈噴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爲天仙而爲鬼伯也明年而敗於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爲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螿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從居之宮中夜穴甃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螿以伺與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爲豢龍來矣螿以邀之龍

怒震其宮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爲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給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爲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壇義和氏之子之噦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繫者霧也霧之氛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又因人之譌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夫穴子之常居也今以譌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朞月雷殺其蛇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訥而稿

粵人有采山而得困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齋三日而烹食之入嚙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爲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

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爲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枸櫞第六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甚使者聘於吳而密訪焉樂兒之鄙人有植枸櫞於庭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於

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荐而後嘗之未甲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嚙齒柔而不能咀鼻頰頰以讓使者使者以請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既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觀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於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產不惟吳王不徧索而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爲政於魏魏人淳于橘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橘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其爲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疾趙矣趙疾魏國之利

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耻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爲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爲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爲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於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於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他日下宮之礪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爲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背若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

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爲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於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於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今聞諸館人曰將以爲下宮之礪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趨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爲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於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况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強不亦宜乎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爲工子餘弗用



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收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於吳王以爲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是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謾謂人莫若己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僨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勿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於天姥之下猗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斃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虎與火無別也其國無陶冶而覆

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鼓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之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妾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界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疆之逃賴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

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乎公曰吾惡夫自衛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日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疆也而卒得舜甯戚飯牛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

晉獻公滅虞寘其俘於下陽使士爲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薦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薦對曰君以是爲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

之祿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  
隨之君將焉用是爲哉公曰我懼其隣國之之也士爲笑曰  
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士爲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  
曰叢爲崇於是集里之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菊  
男女以班舉叢而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器物而收之因得  
厲焉死者且過半故廢社之士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  
可以主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奇百里奚  
而已矣宮之奇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則  
君旣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隣國君  
實欲善隣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今君坐不安食不甘繕  
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釁未生無  
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  
君何怒焉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  
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參養於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  
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  
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  
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  
爲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  
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

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狗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啓寢與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蚩蚩驅虛之與歷乎蚩蚩驅虛負歷以走爲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愛其將爲人獲而負之也今子爲歷而田子蚩蚩驅虛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致而患其有所不安

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聞於外一夕其人死而蒸其室隣里莫不笑之韓垣至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媿萌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答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媿萌赧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怒以爲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

言不察恚而讐之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  
霆不與蛙蚓鬪其聲礧礧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者不  
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燕市左右皆列肆  
惟東家甲焉帳臥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而客之之者日  
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  
噬若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毋亦有噬  
狗乎此士所以難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爲  
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  
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於其後夫而嫁於郭南之  
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爲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  
之非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  
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卻惡

杞離謂熊螫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黃蜂殫其力以爲蜜烏  
蜂不能爲蜜而惟食蜜故將墜戶其王使視蓄而計課心盡  
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噤而殺之今居於朝者無小大無不  
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也而子獨逸以食先  
星而臥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

子之爲烏蜂也熊蟄父曰子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爲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強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界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惠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

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勿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勿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於河上久而不名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於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於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饋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爲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於宜申宜申曰未

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今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聞之者有乃可耳王蹙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惟諸大夫及國人知之并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爲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來群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圯今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聞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於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我垣墉壞傷吾器用吾將饑寒焉何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爾去饑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疎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爲疎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以是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爲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爲君臣乎今君

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使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爲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殲五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卻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爲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郁離子疾病氣苑痰結將斃之或曰痰榮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榮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設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榮也今而化爲痰是榮賊者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爲三爲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爲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爲醫也浣胃滌腸絕去病根而陷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爲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戮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戕也從子之教我其不遠潰矣

蟻蠱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郭圯有蟻蠱墮



干河洙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螿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螿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螿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蠱尾於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死死子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爲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澱泉乎澱泉之微積而至於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亦若是而已矣故沂泉納澱泉池納沂泉溝納池澮納溝谿

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也而萬民皆澱泉也澱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懸絕矣乎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牧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汜谷之繩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湖難哉

介葛盧鬻白狄辯皆朝於魯遇於沈猶氏之衢相睨而大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執渠略與蛄蜣以示之弗

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於冉有冉有曰盍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祭衣而鑿食令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糲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問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昭公焉師入驚公宮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今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於君而佛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吾聞之焉不嚇烏袒褐不責羹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公山之伐季氏也其簡介葛盧之咻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於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爲與淳于髡仰天大笑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隣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爲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於山羅於林營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鍛翅而滅尾者嘈嘈聒聒蔽野掩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

巫曰神亦有廷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廷非神廷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爲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仗而取其財遷其居冤號之聲旬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饑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爲德君實有焉而以尤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保者殲殲如也沸如也萃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

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天若能如之何而爲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內結區霧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待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澀苦之劑礧礧熨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爲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爲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爲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爲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鉤吻戟喉之草葦心葦腦入口如鋒胸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

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絮縑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縑絮可也野鳥繫于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螻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槩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復獲鼠今使持糲葉之衣麥粃之餅而招於市曰捨爾室捐爾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爲也

楚王好祥有獻白鳥曰鸚鵡木連理者樞臣皆賀荀卿不來

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鑿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風鳳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當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長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檢視聽之所

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隱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於湘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於郊無補楚國之鱗漏而况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蘓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

蘇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竄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竄而言於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能任人而簡任己於是謀者隱識者避哲者愚巧者拙。

廉者逆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爲直者之爲天下後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爲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開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貊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爲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爲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爲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

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義神農氏若也悖其典庸其禮操  
大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  
其刀以爲吾用春而耕秋而收遂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  
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  
之用愈足也故曰聖人惟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  
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  
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  
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  
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  
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窠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  
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  
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  
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  
於官者倍焉君之圃置也已臣竊爲王憂之

楚使芊叔爲尹課上最楚王大悅詭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  
三噎而三頓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于寡人與盍教之而  
廷耻寡人竊爲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  
以爲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鱉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臣  
之里人喜爲之具罔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吾於

是辛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芊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隣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剗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今王朝群臣而誨之群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爲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芊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芊叔剗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措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



大夫雖慚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爲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曰吾始以爲夫子莫之知也而今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爲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懷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今茲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藥之在駿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今知之矣能無虞乎

韓非子爲政於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群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栢栝柏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檉柳樸欒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隣之窶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

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吾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於其的之中桀紂以滌

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於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疆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畱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

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  
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  
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

晉平公作琴大弦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  
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弦為君小弦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  
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  
調哉

無支祈與河伯鬪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  
缺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雨蛟鱓鱗鯨激波濤而前驅者三

百朋遂北至於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  
曰不如且戰不捷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蟲負可  
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  
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鱓鱗鯨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鬣鐔  
掉首摧山捷鬻倒淵而豈蟲負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  
所以舉蟲負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  
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  
今天吳之頭八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於耳  
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今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  
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

言意集  
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鼃負爲足以當之鼃負之冥冥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鼃負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

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於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於王左麋交於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於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郇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厝厝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於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粵工善爲舟越王用之良命廩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於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雋李之役風於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郇離子曰是畫蛇而爲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

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鴉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暎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刑守關以警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行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群知吾憂子之

小勝以記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突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誦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突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鬪獸乎夫獸虎爲猛今以虎鬪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鬪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爲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今者之突猶是也吾嘗行於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爲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

之民聽於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於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雖使奕秋爲之猶當敗也而况非奕秋者乎吾何憚焉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終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三

喬孫

孤喚元奇重梓

郁離子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爲上貨吾見賣漆者莫漆葉之器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者爲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僮聞有漆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

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  
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僧至視漆之封識新疑  
之謂虞孚謂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  
遂丐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恆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  
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燁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  
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大喜自以爲虎  
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泮決而不  
理無何有羆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  
焉若石不知其爲羆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羆人立而爪之  
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雞追之弗及明日從者獲其入之  
所以雞狸來而繫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雞且掠且奪之至死  
弗肯舍也郁離子嘆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猶是也夫宋人  
有爲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鞠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  
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  
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貨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問  
亦與狸奚異焉

蹶叔好自信而喜逢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麥  
其友謂之曰梁喜充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



言意什文集  
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  
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  
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  
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自圭之所以富  
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  
悔矣他日以舫人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汎濫而東臨於巨淵  
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  
年得化鯁之濤噓之以還此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  
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  
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厥叔三悔以沒  
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器投七箸無空日館  
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予行  
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嗥而後食且食而且嗥主  
人詬於上而狗嗥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  
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斯人之謂矣

黔中仕於齊以好賄黜而困謂蔡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  
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蔡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  
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煑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

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忘其欲死矣故猶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絕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喑喑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與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喑喑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倣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恆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犁冥之梁父之山得瑪瑙焉以爲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瑪瑙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克售胡不實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沒矣犁冥拊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今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瑪瑙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宮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蘓之城圍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太宰嚭以告王

請行賞王恹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太宰韜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鷓羹于皮虎躍而鼓之薄諸閭闔之門吳人不戰太宰韜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成弗許王伏劍秦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爲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蹠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以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惡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爲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

閱廢市正謂此也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昇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掩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益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

不對益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子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爲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爲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爲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旣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憊者思甦吾聞之畜極則洩闕極則達熱極則風涼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螿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

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蕖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爲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爲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陸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耻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

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故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 牧豸第十二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徂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豸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豸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豸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勲舊何徂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豸曰臣牧豸者也家貧無豸而爲人牧豸豸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豸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踟躕於叢灌之中鼻糞

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蒼負塗以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  
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備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漸  
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緘主人怪之恒不足其  
備於是為緘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  
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緘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  
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緘也緘得其志則王喜不得  
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  
子之道幸而弗聽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  
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緘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  
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

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  
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  
業討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  
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  
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  
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生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  
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於匡困於宋餓於陳蔡之  
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夫比也先  
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狙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  
豎之識事勢也



夷門之瘦人頭沒於胛而瘦代爲之元目鼻耳俱不能爲用郢封人憐而爲之割之人曰瘦不可割也弗聽卒割之信宿而死國人尤焉辭曰吾知去其害耳今雖死瘦亦亡矣國人掩口而退他日有惡春申君之專者欲言於楚王使殺之荀卿聞之曰是不亦割瘦之類乎春申君之用楚非一日矣楚國之人知有春申君而已春申君去則楚隨之是子又欲教王以割瘦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疾疾而有害於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於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郁離子與客汎於彭蠡之澤風雲不興白日朗照平湖若砥魚蝦之出歿皆見鳥如也豁如也左之者之無不可者客曰

有是哉汎之樂也吾得託此以終其身焉足矣已而山之雲  
出如縷不頃刻而翳日風歛然薄石而偃木鼓窮嚙而雷九  
淵輪旋而箕黻焉客踈不能立俯而噓伏而不敢仰視神逝  
魄奪如死曰吾往矣吾終身不敢復來矣郁離子曰世事亦  
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羣臣受言接詞鮮不溫溫然  
一朝而怒莫敢撓其鋒其何以異於水乎天下之久安也人  
恬不知患謂之儼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亡限也無亦知汎  
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乎慎婉觀於呂梁見其觸石而煦沫  
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爲冒是哉沒齒而不涉君子以爲知畏  
其賢於海賈遠矣故三峽之驚湍望而知其能覆舟也而蹈  
之以死者不有其生者也知汎之樂而不知風之可畏者未  
嘗夫險者也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聖人不與也言其  
知禍而弗避也

司城子之圍人之子食鱓鮠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  
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  
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鱓鮠毒魚也  
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  
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其猶食鱓  
鮠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圍人之弗子也  
甚矣

瑕丘子既說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皆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今僕已摩其須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吾嘗聞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徑尺而龜背其下維千丈之谷縣泉沃之濕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有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畱趾而達觀者皆喑喑或謂之曰是石梁也人不能越惟若能越之得匪有仙骨乎使還而復之其人立而睨之則足搖而不能舉目運而不敢囑今子之說秦王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是故過瞿唐而不慄者未嘗驚於水者也視狴犴而不懼者未嘗中於法者也使先生而再三之則亦無餘以教僕矣

芻昨之市見市子之騎而都也慕之顧無所得馬歸而愧形於色一夕乃夢騎樂甚樂而與其友言之其友憐而與俱適市僦馬與之騎以如陌馬見青而風嘶而馳駭然而驟蹶然而若鳧芻昨抱鞍而號旋於馬腹之下馬躍而過之頭入於泥尺有咫其友馳救之免歸而謂其子曰知命者有大戒惟慎無乘馬而已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火之有欲如嬰兒之

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遏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唾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楚俗尚鬼鬼實弗神也而其巫謀神之乃陰構於邑俠請以其利共邑俠以其情通於國俠故得悉聞有司之事與訟獄之勝負驗如響有不用巫言則事之已右者必左已左者必右於是楚人之奉巫過於秦王令寧避王禁而不敢違巫言王聞之怒命司馬戮巫而焚其祠國人大譟相與爲譌言於是楚旱民皆以咎王羣小巫並起爲讎遍國中皆稱鬼王與令尹謀盡殺巫以問熊蟄父熊蟄父曰是激也未可夫民愚而溺於禍福彼方興用鬼而吾驟遏之未竟其所望而謂吾拂其情必怨夫怨起於微而積者也十家之邑一日不能戶無事而况楚國乎有事莫不譏諸鬼則莫不倚鬼以尤王其奚以禦之不如因而亢之小人能譎禍而不避亢亢而後昭其詐則不戶說而喻然後明正其法蔑敢違矣乃命羣巫推

一大巫以玉鬼而獲其祠國有事亦請焉而大選縣公平庶  
獄寬征役絕請謁黜貪墨國邑之俠皆屏跡巫言多不中民  
始懈會鄙有西師王集其國老以祈巫巫不得先聞而失其  
辭王以詰國老國老愕弗能對乃尸巫而蒸鬼無一人敢復  
言鬼

公孫無人第十三

柳下惠之弟昭盜於魯魯人患之公孫無人謂展季曰舜父  
瞽瞍而弟象舜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有諸展季惻然無  
以應明日而之盜昭盜昭環甲兵以白衛揖其兄以入還而  
坐揚揚然問曰聖人之聚人有道乎展季曰有請問之曰太

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財德久則懷政弛則散財盡則離  
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財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  
如財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則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惡聖  
人兼此三者而弗顛其本末則天下之民無不聚矣盜昭怫  
然曰我之聚人也異於是驅之以白刃漬之以赤血從我者  
與之其不從我者屠之焚燒其室廬芟翦其妻孥蕪其土田  
割其愛恩斷絕其顧念使之不奪不食舍我奚適吾將以是  
橫行於天下而非若長者之迂也展季啞然而返曰始吾謂  
人無不肖皆異於禽獸由今觀之殆不若矣遂隱於柳下而  
別其族曰柳下氏

樊人養猴衣之衣而教之舞規旋矩折應律合節巴童觀而  
妬之耻己之不如也思所以敗之乃袖芋栗以往筵張而猴  
出衆賓凝眙左右皆蹈節巴童怡然揮袖而出其芋栗擲之  
地猴褫衣而爭之翻壺而倒案樊人呵之不能禁大沮郁離  
子曰今之以不制之師戰者蠢然而蟻集見物則爭趨之其  
何異於猴哉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父  
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  
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  
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

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己亦猶己之於子也是其良心  
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於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  
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  
縫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  
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熊螫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漆汁以飲之可乎曰不可  
育魚於池而患獺則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  
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司馬發司馬發極  
人力之所至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  
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

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  
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知也是何異乎刺漆汁以止渴  
毒池水以禁癩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  
石羊先生倚楹而歎曰嗚呼予何爲其生乎人皆娛娛我獨  
離離人皆養養我獨罔罔謂天之棄之乎則此人爲有知謂  
天之顧之乎則何爲使予生於此時時乎命乎我獨於崔東  
乎西乎南乎北乎吾安所歸獨不如魚與鼈乎潛居於坻又  
不如鴻與雁乎插羽而飛何不使之爲土爲石乎而彊生以  
四岐又何不使之冥冥木木不知痛痒以保其真乎而予之  
以致寇之貨陷之以不測之機於是悲風振天四野淒涼浮

雲不行霰雪交零日月爲之無光七日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  
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  
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岸岸以居之見於聲形於色欲  
人知之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尾尾者

岐山之鷹旣化爲鳩羽毛爪皆皆鳩矣飛翔於林木之間見  
群羽族之穠然集也趨然忘其身之爲鳩也虺然而鷹鳴焉  
群鳥皆翕伏久之有鳥翳薄而闕之見其爪皆羽毛皆鳩而  
非鷹也則出而噪之鳩倉皇無所措欲闕則爪與翳皆無用  
乃竦身入於灌鳥呼其朋而逐之大困郁離子曰鷹天下之

驚也而化爲鳩則既失所恃矣又鳴以取困是以哲士安受命而大含忍也

莒比離公城莒視絳都正與大夫諫曰晉天下之大國也而作絳都三年然後成民猶弗堪而况於莒乎蕞爾國於晉不百一以一企百何異乎以羔服象乘乎且城成而與守者民也悉莒國之人不直晉一邑而矧敢視絳苟有事焉民集於一隅三則否矣乃損而參之盡役其老幼五年而不畢楚師伐之民不戰而潰君子謂莒比離公之智不如螳螳計其徒之多寡以作室有戒則徙徙各執其事有岷者負其岷無相以也今爲國而不量其力不喪何待

祁離子曰食主於瘠饑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於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備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馮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別足而後爲大國師波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



脅拉齒棄於簣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  
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荻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  
先輝煥赫使八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  
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穰若  
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於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  
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  
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沐處其狐狸  
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曰王必以  
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以魚鼈飽其鴻雁以雞鶩飽其狐狸乎

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日無果鴻雁一  
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王曰不能也今  
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鼈則王能馴  
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今濟與洸鬪河濟洸  
泗同溢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  
車東至阿無人以禦之臣請舉虎瀛博之間海溢水冒於城  
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  
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戎宰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  
登倉廩空竭無人以理之臣請舉雁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

國使至無人以應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  
辟無人以明之臣請舉獲力本無貴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闢之臣請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  
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爲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  
惜人食以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  
必於人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  
也未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  
重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繯範之以王之桀度  
疆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餽  
箒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齊國  
是何異乎築枯籬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  
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  
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蛇蠍第十四

楚人有見蛇蠍而必殺之者又有曲爲之容而惟恐人之傷  
之者或曰斯二者孰是郁離子曰其亦殺之者是而容之者  
非耳或曰人有害於人傷成而受罪律也今蛇與蠍未嘗傷  
人而輒殺之不已甚乎郁離子曰是非若所及也夫人與物  
之輕重較然殊矣蟲蛇之無知而欲以待人者待之不亦惑  
乎昔者周公命庭氏射妖鳥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又命誓

箕氏掌覆妖鳥之巢著爲典訓故孫叔敖見兩頭之蛇殺而  
埋之其母以爲陰德君子不非焉况毒人之蟲中之者不死  
則瘼而曰必待其傷成而後可殺是以人命同於蟲蛇其失  
輕重之倫不亦甚哉近世之爲異端者以殺物爲有罪報而  
大小善惡無所別故見惡物而曲爲之容私於其身爲之而  
不顧其爲人之害其操心之不仁可見吾故曰是非若所及  
也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鴟鳴於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  
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是也  
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鳥妖也鳴則不

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爲  
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  
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  
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己者則鳴以譽之其不順己者則  
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  
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  
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  
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屈子謂楚襄王曰王之所以愛靳尚者謂其善任使令與夫

國主國民王民也。靳子有事焉，非王言不獲。是楚人之聽於靳子也。以王故，然則靳子無王不可也。而王亦何賴於靳子哉？今王委國靳子，食不由靳子，則不甘於口；衣不由靳子，則不安於體；出號令不由靳子，則王心惘然，以爲不足。臣竊惑焉。昔商王受之任，蜚廉惡來輩也，惟王之所欲而奉之，揣王之心，度王之意，多方以迎合，自以爲大忠於王，而不知爲王集天下之怒，牧野之聚，王亡而身與之俱，亦何益哉？今靳子不鑒往轍，而王盡是裕王，忱有德令，則靳子收其恩曰：余實爲之民，弗堪命，則曰：余將若王何利？究於下而怨歸於上，臣恐楚國之非王國也。襄王大怒，放屈子於湘江之源，屈子去。

楚楚乃大弱於秦

熊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間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鏡鈸，和以鞀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於啓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於鄉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

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太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背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而世主弗悟也悲夫或曰然則舞干羽而苗格非與曰甚哉俗儒之桔於文以誤天下也舜

典曰竄三苗於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竄與分北皆非撫納降附之詞也則豈因其來格而遂爲之哉非人情也聖人豈爲之必也以兵臨之而後分北其來格者安之頑不俊者置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則非曰誕敷文德而遂弛其伐之謀明矣臯陶曰苗頑弗卽工帝念哉念茲在茲則有虞之君臣不頃刻而忘苗可想而見豈欲後世衰微偷惰之君臣以姑息爲幸而以勸賢之爵祿勸天下之大憝哉

盜孽以如若之鉤係八尺之絲鉤牛舌而牽之宵夜而牛隨之行莫之違也故世之善盜牛者稱孽焉郁離子曰是所謂盜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之蔑不從矣石季先生

曰此古人制盜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盜用之矣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薙以焚之禾滅而粟生  
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禱  
於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  
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罔思而  
播其種蚶蟾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種也  
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  
暎漑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  
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於  
乎

注罔之國人長其脛骨過丈捕獸以爲食獸伏則不能俯而  
取恒饑焉僬僥之國人短其足三寸捕蚶以爲食蚶飛則不  
能仰而取亦恒饑焉皆訴於帝媧帝媧曰吾之分大塊以造  
女也雖形有巨細而耳鼻口目頭腹手足心肝腑腸毛孔骨  
節無彼此之多寡也長則用其長短則用其短不可損也亦  
不可益也若核之有仁么乎其微而根榦枝葉莫不具矣若  
卵之有殼塊乎其冥而羽毛背爪無不該矣今女欲爲核之  
仁乎卵之殼乎是在女矣非吾所能與也

神仙第十五

虺韋問於羅離子奇曰或稱神仙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之

誠意伯文集  
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怪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修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仙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仙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羣而不能超乎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存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

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

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  
幾千萬年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  
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  
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  
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魂離其魂而  
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  
火之著木然魂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魂復歸於氣猶火之  
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於杯也及  
其死而復於氣也猶傾其杯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  
以爲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

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金遂向日可以得火此  
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凰來聲氣之  
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  
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  
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  
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  
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  
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  
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



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炳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汚吏姦胥悍卒卽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郁離子觀於嶽祠悵然歎曰悲哉先王之道隱而鬼神亦受人之誣也而况於人乎管豹問曰何也郁離子曰若不聞聖人之言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言泰山不享非禮之祭也今也又從而爲之祠形其神而配以妃不亦誣且褻乎夫人之生死有天命焉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使誠有鬼司之猶當

奉若帝命其敢受非禮之祈而濫縱其禍福於其所不當得者乎而祠以私之是以濁世之鄙夫待鬼神也其不敬孰大焉

海島之爨人好鯁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啣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媮惡禮猶鴟鴞之見人而嚇也故中國以爨狄爲寇而爨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麋虎第十六

虎逐麋麋奔而闕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以死郁離子曰麋之躍於崖也不得已也前有崖而後有虎進退死也故退而得虎則有死而無生之與進而躍焉雖必墜萬一有無望之生亦愈於坐而食於虎者也若虎則進與退皆在我無不得已也而隨以俱墜何哉麋雖死而與虎俱亡使不躍於崖則不能致虎之俱亡也雖虎之冥亦麋之計得哉嗚呼若虎可以爲貪而暴者之永鑒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蓋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烏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劍挺臨之不

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取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秦起兵欲攻周國人皆不與應侯謂秦昭王曰臣之里公孫弗忌弱其隣之老而謀食飲之哀其徒謂之曰彼子隣之叟也富而齎吾將與若往食飲之其徒曰彼雖富而甚齎其奚以食飲之曰我且盜之其徒皆愀然明日又欲往其徒曰子

之謀鄙盍更諸曰我將脅而取之其不從者半弗果往他日又曰請以貨先爲之市具禮召主人而醕酢之多取物而日稽其直且速其子弟以爲常不數歲吾將竭其藏何如其徒皆欣然從之夫三言者其以不道取諸人均也而有從不從焉者避其名也今周天下之共主也無桀紂之惡無辭而攻之而甘受其名臣固知國人之不與也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己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己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或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讓人者勢有所不至力

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己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唐蒙與薜荔俱生於松樸之下相與謀所麗唐蒙曰樸不材木也蒼而翳松根石髓而生茯苓是惟百藥之君神農之雨師食之以仙其膏入土是爲琥珀爰與水玉琅玕同爲重寶

其幹聳壑而干霄其枝樛流其葉扶疎爰有百樂絃筦之音吾舍是無以麗矣薜荔曰信美然由僕觀之不如樸矣夫美之所在則人之所趨也故山有金則鑿石有玉則剽澤有魚則竭藪有禽則雉今以百尺梢雲之木不生於窮崖絕谷人跡不到之地而挺然於衆覲而又曰有伏苓焉有琥珀焉吾知其成不久矣乃裊而附於樸鑽蟻蟻之穴以入其條纏其心而出焉於是樸之葉不生而柯枝條幹悉屬於薜荔中虛而外皮索籜如也歲餘齊王使匠石取其松以爲雪宮之梁唐蒙死而薜荔與樸如故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

知之於是窺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俯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於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聞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郁離子與艾大夫偕謀盜士有俘盜以請賞者予之金不願而請爵大夫不可郁離子請予之大夫曰爵王章也弗可濫也郁離子曰大夫之言是也然吾嘗觀于圃人矣果實之未摘雖其家人不敢求嘗焉及其旣摘而餘則蚊蚋皆聚而啣之矣漢曲之處女色若朝虹觀者慕之不敢求也一旦歸于倡家則儇子佻夫庸奴賤皂之有金者皆得而覬之今朝廷之尊爵大盜得之士之有耻者弗欲仕矣而猶有願之者未之思也矧敢靳乎北鄙之獠人以肉豢狗而怒其子之竊食其膏於是室家離心子必悔之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伏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

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苦辛不知  
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  
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  
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  
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躡突  
惟意所如不可逐而馮也及其負鹽車歷羊腸流汗踣足饑  
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皂櫪如弗及見閹人  
而歛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  
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  
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  
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客有好佛者每與人論道理必以其說駕之欣欣然自以爲  
有獨得焉郁離子謂之曰昔者魯人不能爲酒惟中山之人  
善釀千日之酒魯人求其方弗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  
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以爲  
中山之酒也一日酒家之主者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  
曰是予之糟液也今予以佛夸予可也吾恐真佛之笑子竊  
其糟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  
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

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  
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  
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  
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  
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  
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枯於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  
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貴  
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覲然後王命尊而榮辱  
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

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  
子拜嘉焉故鄙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  
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  
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是秦伐趙李牧擊卻之王取爵  
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  
好以爲惡不知實其所貴而已矣

或曰傳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然乎郁離子曰天道幽  
微非可臆也然以吾觀之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陰有餘未  
必然也夫天渾渾然氣也地包於其中氣行不息地以之奠  
今而動焉豈地之自動乎觀乎地之動也蓋象夫震掉顛惕

而不爲跳躍奮舞之狀也夫既不爲跳躍奮舞則豈地之自  
動乎其必有以使之然矣然則地之動也非其自動也由其  
所麗者有所不恒而使之然也猶舟之在水其動也由乎水  
非舟之自動也吾固曰天裂陽不足是也地動亦陽不足而  
非陰有餘也

羹藿第十七

鄭子叔逃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采而茹之  
弗甘矣郁離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故有富而棄  
其饒貴而遺其族者由遇而殊之也昔楚昭王出奔而亡其  
屨使入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  
功而未及者皆不怨非術也誠之感也

郁離子曰人有智而能愚者天下鮮哉夫天下鮮不自智之  
人也而不知我能人亦能也人用智而偶獲遂以爲我獨於  
是乎無所不用及其久也雖實以誠行之人亦以爲用智也  
能無窮乎故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鬼神之所以神  
於人者以其不常也惟不常故不形不形故不可測人有作  
爲不可測者自以爲不可測而不知其爲人所測故智不自  
智而後人莫與爭智辭其名受其實天下之大智哉

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持赤刀以役虎左右指使進退如  
役小兒東海黃公見而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



行遇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爲虎所食郁離子曰今之若是者衆矣蔡人漁於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爲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衆以圖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况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鹽則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畝不入滂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奪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饑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

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僇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甚矣哉

九難第十八

郁離子冥跡山林友木石而侶猿猱茅徑不開草屋蕭然隨陽公子過焉坐定公子作而言曰僕不佞竊聞先生久矣今幸得頰玉色趨下風僕聞有道之士不遺蕪蕘之言願有陳焉先生肯聽之乎郁離子曰唯唯願奉教

公子曰夏屋耽耽繚以周垣廣庭砥平翼以飛樓突室畱存

清館含秋高欄榻轡以鞏騫曾豐馭沓以雲浮虹芳檀以承衡獸蒼琅以負楹浮柱錯落以星維碧瓦流離而水波天華卉曄而冬敷秀木修森以夏涼流景入而成霞潛籟動以生風晃兮如闐闐之開忽兮若筦弦之音於是乎曼目蛾眉窈窕成行曳結烟之翠納鳴鏘泉之玉瑤衆樂張華筵啓肆金尊澄芳醴炮羔擊牛烹膾燔鹿膾玉珧臠比目膾躍湍之魴炙拂雲之鵠羹月窟之兔肺脯霧谷之豹胎和以麟髓之酥毛以頰桂之蕙果則碧華之蓮紫英之梨霜柑益蜜丹荔凝脂曼倩之桃若壺安期之棗如瓜瓠肥旣飫清臙乃薦踐笙簫行組練迅翔鷗矯輕燕燻金釵與綺燭激粧豔以過電良

宵欲終娛樂未足雞膠膠以叫晨雷嘉賓以終曲吾願與先生同之郁離子曰夏書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僕不願也

公子曰百頃之園樹以美木繁華眾以曲沼清池黑石白沙黝黝冥冥岩岩亭亭密密堂堂畜陰洩陽木則女貞石楠合歡櫻欄桐柏楓樾椒桂杉榆葉如車輪實若垂珠春禽嚶鳴而相求夏蟲鼓腹以呼秋朝陽發旭以攄虹夕嵐凝暉而欲流草則鼠姑玫瑰芍蘭萼蘆菱蔞將蒲菰蘋萍浮生丹苕抱木以垂翹薜荔緣崖以舒榮蔚披離以琴纚激迅颺以揚馨鳥則白鶻黃鶯翠鵲錦雞敷羽翰摛文章鞞鞞煌煌若彤霞之

間喬雲魚則赤鯉白鯪鯀鯢儵鯨斑鱗紫鱗吹瀾生華於池乎翠蓋飄搖文鸚委蛇嘉朋遠至冠佩追隨芳亭酌瓊卮攜佳人泛漣漪擾晃鷺發棹謳釣游鱗弋潛龜矣豔歌賦新詩邀姁娥於洞房累日夕而忘歸吾願與先生共之郁離子曰仲尼曰樂佚遊樂燕樂損矣僕不願也

公子曰五都之市列肆千區三川之漚大車千兩二江之津舳艫千艘家僮萬人分方逐利西極岷隴河源康居大宛出馬渥注流玉崑崙東窮日本扶桑玄菟樂浪海岱青徐三韓扶餘南盡百粵七閩蒙詔徭氓穿胃交趾鮫室巖市北陟無閭代恒陰山北庭舉耳孤竹萬里沙漠掇天琛拾坤珍山藏

谷鑿之英華潛動植之精莫不悉致而畢陳爰有吉星躡蹊  
蒼兕文犀足躡電而追風角納象以成形火齊玫瑰瓊瑤  
琳琪樹琅玕玉母所栽備五色含八音璀璨瓏璵閃虎睛  
微紈旄牛師類之毛參毳披裘以纛以縷珊瑚海相若木非  
木若玉非玉蕭森探索葩榘籜落其采有葩沉檀羅縠腦麝  
之香郁烈芬芳苾芾翻醞螺甲龍涎腥極返馨鍾乳丹沙金  
芽石英鍊而服之變爲神仙水晶玻璃辟暑清塵琉璃木難  
的燦輝光豆蔻胡椒華撥丁香殺惡誅臊易牙所珍甘蔗木  
綿香葛兜羅桑暖輕涼寒暑攸宜翡翠鸚鵡綠羽繡翰玳瑁  
之龜蠟質漆章鼠毛之布焚之炎炎振之如霜丹蝦之須勁

若抽虹煥爛晶熒望之欲流撫之不濡玄象之牙厥大盈舟  
狼虎熊羆青貂白狐文狨青狸赤豹之皮獬豸蜂肆修毛髮  
鬚姸姆蒙茸洵美且溫龜毳羔絨細若遊絲軟若春綿丹參  
紫芝地膽天麻靈藥千名神農所嘗起死回生旋陰斡陽蜀  
錦戎氈越紙齊紈跨海踰山轉致流通自北自東自西自南  
所至成市所止成塵於是乎鏡山出金煮海收鹽千鍾穿崖  
聲翻九幽萬竈歔烟結爲蒼雲蠶艇蠻舸出沒風濤罔鱗鱗  
曳鯉鯁舉赤鱗絡氏人鈎龜鼈縉鱗鯢止水母鑿蠟蠟擒化  
鯨鱉翔鱗雷鮪麗鱗牽鯛星鱸繫鱗引鯉掣鱗連鮫枕丁膠  
乙兼取並積鏃骨皮熊磨鱗刮甲齒牙鋒鈎以函以戟甕鮓

乘鱗其利什百其重寶則有徑寸之珠方尺之璧騰光吐景  
閃日燦月匣不能闕土不能蝕可以易旣回祥傾城奪國吾  
願與先生致之郁離子曰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僕不  
願也

公子曰九成之堂十畝之庭俯闔闔以當中爰重門之呼蒙  
甃以礪石植以栝柏牖以魚鱗洞朗八楹左右蜂房奕奕翼  
翼冬暄夏清輿馬達于陛除鳴騶導以升階高坐華裯尊嚴  
若神卒列貔貅吏排雁行肅肅踰踰秩秩知也聽欬傳聲神  
駕鬼訶發號施令埋訴決訟出言而侍者辭易指顧而瞻者  
跼跼千人離立跂望顏色其喜也溫若春日之熙其怒也凜

若秋霜之飛雷霆起於頰舌而死生判于筆下吾願與先生  
謀之郁離子曰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欵段之馬黑貂之裘囊無百錢橐無贏金慷慨辭家  
踴躍遠游曳裾而入公門掉舌以動王侯一語之合不覺前  
席更僕秉燭熏心酣骨執鞭爲之駭汗虎士爲之吐舌於是  
出辭成法建畫爲律條九章以富國發六奇以制敵陽謀陰  
間神授鬼伏指揮而白虹貫日顧盼而長庚八月蓋樗里不  
能測其機孟賁不能當其決也是以一言貴於千金一諾重  
於千鈞吹則猛虎豎毛噓則寒谷生春磬欬折五兵談笑御

三軍氣使燕趙之豪威警齊楚之君吾願與先生論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我卒十萬虎賁三千犀革之車駕以馱駢服以駒駢造父御戎烏獲爲右士如熊羆馬如騰龍豁闕包然殷谷匄丘掛以重鎧被以鯨函炫耀冬水燁煜晨星純鉤太阿縵理龜鱗雄戟揚虹女矛掣蛇舒光發輝上纏斗杓乃有角端之弓魚牙之矢控弦而滿月在手覆彌而蹲甲吞羽黃間谿于時力距黍九牛引挽發若雷吼於是乎白羽如荼赤羽如葦大旆鏗旗植以玄戈建九旂之霓旂蔚雲旋而森廻山陵爲之低昂太陽爲之寢光乃布天衢乃列地衝風雲鳥蛇龍虎

翁張屹兮如山儼兮若城渾渾沌沌莫窺其形吾願與先生將之郁離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僕不願也

公子曰西方之域有真人焉廣大神通浩浩無涯其力可以斡造化回天地其功可以拯墊溺拔罪苦起死扶生剖頑燭冥窈窈惛惛蕩掃六淫寂寂默默滌除百惑如翦草萊不遺一荻如龍用壯莫我能當不震不搖障翳自消不悚不難百怪自散如鏡去塵其光粲新如蓮出水淨無泥滓以能不滅不

靜

以永存至樂吾願與先生求之郁離子曰孔子曰攻乎

異軍氣

也已僕不願也

公曰孔子上極渾渾分爲乾坤乾坤翕闔結爲日月日月代明  
 播爲五精二五構真形而爲人玄黃兩間獨爲物靈得天全  
 也是故軒轅黃帝訪于廣成子而受訣焉其訣曰穆清溲分  
 沕杳冥洞晃朗兮觀吾庭掃氛埃兮驅蟲蛇部署衆神兮集  
 子家時風雨兮若晦冥疏不壅兮待其生調其行兮和厥止  
 保其受兮爲孝子收六區兮歸一握仁靈芽兮直乃核乘應  
 龍兮入寥郭吾願與先生追之郁離子曰語曰死生有命僕  
 不願也

公子曰願聞先生之志郁離子愀然曰公子三王旣沒孔子

道塞九流揚墨百家並出滌辭橫說從橫反覆慘害陰毒惘  
 疑恐惑變幻白黑如森之發可使晦日如水之激可使漂石  
 縈紆廻適以蠱以賊此其章章者也其矯者則謂天地爲濫  
 廬黔首爲蟲蛆文章禮樂皆不足爲以耀以夸使人染之如  
 膏吞之如鉤虛浮譎詭誑生罔死舍形索影慢棄倫理此皆  
 迷生之曲蹊蠹世之巨蠹也方今成弧絕弦枉矢交流旬始  
 攬槍降魄流精爲龜爲豺爲蛟爲蛇太失其主化爲封狼豕  
 爪張牙飲血茹肉滌滌濁濁沉膏膩氣淵積骸連太陵無人  
 退幾乎燬矣而欲以富貴爲樂娛遊爲適不亦悲

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輔周召

其車氣... 與商度... 之政明法... 樂以待王... 之  
公曰孔子... 狽狽詐詭... 鳴貪鼓... 傲... 時... 青... 難...  
於是... 灑然... 頰發赤... 目眊舌... 彊... 拜... 交教曰... 鄙人不學  
乃今日始聞... 卷之言如... 垢得滌... 願為弟子... 幸甚... 至... 眾... 眾...  
無斃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卷之三終

通文



溫州府 函 公 院